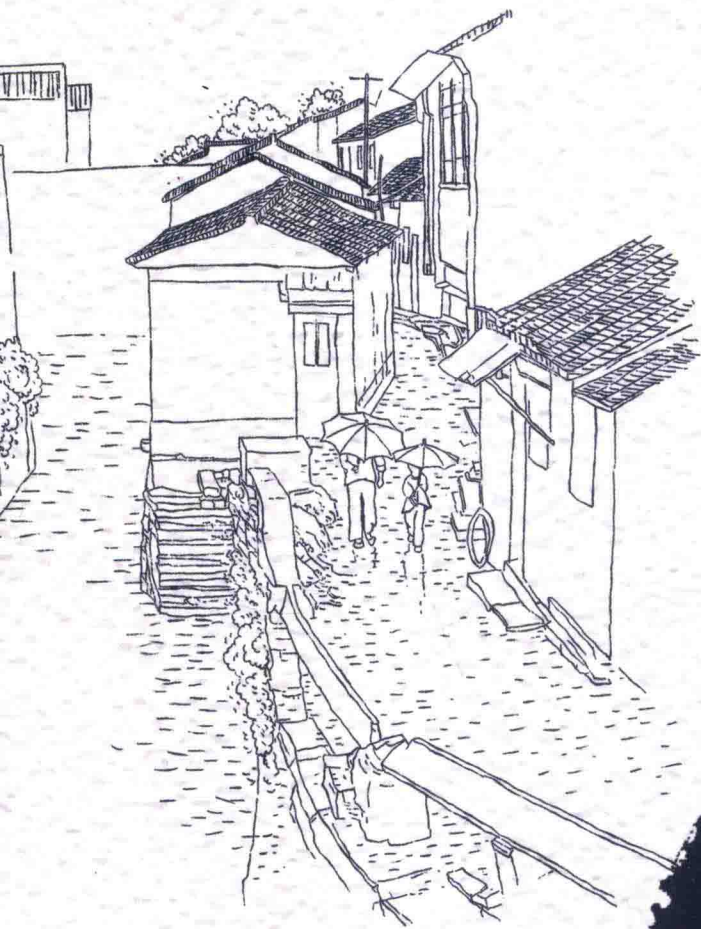


朱永贞 著

江南乡野叙事



南白荡是吴江东部的一个湖。给它起名荡，并不代表它小，而是周边的湖如淀山湖、分湖比它大得多了。南白荡，无风三尺浪，可见其确实也不小，没有一定的规模，得要多大的风才能生出白花花浪！

南白荡之北岸，圩名南汀头，地势较高，绕岸几百米长都是芦苇，护着圩岸。人民公社成立后，农民柴火不够烧，将芦苇砍伐殆尽，所以自我记事起，岸边唯有茅草与细小的芦竿，向南一望，白茫茫一片，真正的“南白”。

南 白

朱永贞 著

江
南
乡
野
叙
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白:江南乡野叙事 / 朱永贞著. --南京:江苏
凤凰教育出版社, 2016. 11

ISBN 978-7-5499-6175-7

I. ①南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2663号

书 名 南白:江南乡野叙事
著 者 朱永贞
责任编辑 严明媛
装帧设计 李广珪
插 图 李广珪
统 筹 张 平 孙兴春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)
苏教网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厂 址 江苏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 10.75
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
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99-6175-7
定 价 30.00元
网店地址 <http://jsfhjychs.tmall.com>
新浪微博 <http://e.weibo.com/jsfhjy>
邮购电话 025-85406265, 025-85400774, 短信 02585420909
盗版举报 025-83658579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南白：江南乡野叙事

南白荡在我老家龙泾村南，是千湖之县吴江众多湖泊中普通的一个。给这个荡起名“南白”，已不可考证。但我猜想，也许是我们祖先中的某一个人，属于有一定文化的那种，晴天丽日，或是小雨霏霏时，站在南汀头上，向南望去，见白茫茫一片，便将此水命名为“南白”。南白荡不小，南靠黄巢浜，西倚南庄村，东接西岑荡，上千亩的面积，中间还有一个几十亩地的小岛龙湾头，是一个风清水白的所在。遗憾的是，南白荡在陪伴无数代人，见证他们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之后消失了。更让人遗憾的是，连同消失的是人们对它的记忆，五十岁以下的村人，不知南白为何水，在他们的梦里，已不可能泛起南白的水波。

这个荡的消失，至少说明了两段历史。前一段是人定胜天，敢教日月换新天，在西岑荡和南庄荡各筑大坝，抽干水，围湖造田；后一段是乡野工业化，填湖造地，人工增地，用以填补良田盖厂房造成的土地缺额。在湖面前，人表现出强大的力量。大坝之上，数十根水管日夜不停向外抽水，整整抽了两三个月，荡底才现。村民们倾村而出，拥在荡底下，如同节日里狂欢一般，用各种网具捕捞惊恐跳跃的鱼虾，甲鱼螃蟹鳊鳙泥鳅蛤蚌也无一幸免。那些可怜的东西，至死也不知道人是如何摧毁了它们祖辈居住的地方的。事实证明，荡底不宜种水稻，也不宜种麦子，种西

瓜、长瓜、香瓜、南瓜倒是不错，可惜得不偿失。再后来，二十年后，从元荡延伸过来的一条巨型泥浆管，又日夜不停地往荡里灌泥浆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填平了南白荡。这一回，彻底证明了人的进步：新增的土地应付了检查，并化作了巨大的财政收入。从此，南白荡之上，永无碧波荡漾，成片的芦苇疯长，秋天的芦花顺风摇曳。南白荡的历史在那时终于清零。

南白荡历史清零时，只有我长长地发出了一声叹息。我对着遍地的芦苇说，你让我去何处寻觅我的故乡！于是，我就写故事。像很多执着的人一样，我写了很多土里土气的故事。这些乡野故事中都有南白荡的痕迹，南白荡的水，南白荡的人，南白荡的鱼虾和我尤其偏爱的螃蟹，因为是螃蟹撑起了我营养不良的身体。我写着写着，仿佛回到了从前，我站在荡边，向南望去，见茫茫一片，空蒙如白。

作为一段乡野的记忆，这些乡野故事在转换成文本的时候，也许会失去很多东西，但也可能被赋予其他的意义。这都不是我的初衷，也不是我想达成的目标。南白荡已经回不到从前了，鱼虾螃蟹鳊鳙蛤蚌都已流浪他乡。所以，我只是讲故事，以我的方式写历史，弄一点乡愁罢了。

南白，南白。

目 录 MULU

P001	蟹 蝶
P013	小 柳
P029	鸭 头
P047	鮠 精
P065	龙 肉
P077	蟹 洞
P087	蟹 钩
P093	异 蟹
P101	智 鼠
P115	琴 变
P131	青 蚨
P149	蛇 羹 (外四篇)
P165	后 记

蟹蝶
XEDIE





金国华：好心情，好文笔，好效果，三好学生！



流浪的猫：用蟹钳拼成蝶的形状，有创意。



mikko：可以写灵异版动物世界了。



果夫：物风和文风都有民国之味哎。



糯米团：蟹蝶的蜕变与土根的蜕变产生强烈的对比，蟹蝶

蜕变得越美，越显得土根蜕变之俗。

在空中飞舞着的蜻蜓，我们水乡长大的孩子都知道，它是由水中的精灵幻变而来的。

在蜕变为蜻蜓之前，它们是水中有着硬角硬腿硬硬触须的水蛰，看上去精灵古怪。可能是水色与天空一致的缘故，蜻蜓将后半生放置于辽阔的天空，实现了从水中到空中、令人匪夷所思的跨界飞跃。

小时候，我常常趴在故乡龙泾江边，看水蛰爬上岸，蜕去那一层灰色的甲壳，变成一只美丽的蜻蜓。蜻蜓蜕变的过程缓慢，需要一定的时间，需要观看者耐着性子。

那时河水异常清澈，水底游鱼可数，大鱼隐于深处，近岸窜来窜去的，都是些名为鳊鲚、鳊鲂的小鱼。可能是因为水蛰有一层硬壳，口感差，因而很少有鳊鲚鱼敢吃水蛰。但吃孑孓的鱼却不在少数，除了鳊鲚，还有鳊鲂、肉字鱼等等。我那时感觉奇

怪的是，蜻蜓出水后，为什么要吃同样是从水中蜕变而出的蚊子。

蜻蜓与蚊子，选择的路径一样，它们的前半生都在水里，完成积累后飞向天空，但它们的后半生却截然不同，一成为益虫，靠捕捉害虫为生，一却是害虫，靠吸血为生，遭到拍打。

螃蟹与蚤、蚊差不多，水陆两栖，但是不知造物主为何后来没有让螃蟹飞向天空？

按理说，螃蟹并非不能成为蜻蜓之类，既然它是虫子，自然它有做虫子的权利。只不过，造物主在让它成为虫子时，必要它经历一番煎煮蒸炸的过程，而且还不让它成为蜻蜓，只成为蝴蝶，实在是耐人寻味。

这就是蟹蝶！

只是一般人并不知道，也没有人去尝试过而已。

旧时江南极少“包围”，或称“包圩”，河湖荡漾，脉脉相通，螃蟹在其中自然生长，尽得天地日月之精华，闸蟹、簕蟹是一般野生螃蟹中的佼佼者。正常情况下，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，是衡量好蟹的标准，但事实上螃蟹爱洁净，按此标准选择，往往会落于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淖。好的螃蟹，往往是有几个年头以上的，遍体呈铁锈色，双目炯炯有神，精芒四射，腿有力，钳有咬劲，强劲清脱如武当派之仙风道骨。这样的螃蟹不会去参与简单繁殖的轮回，也不会长途跋涉去体验生命的本真价值，它在湖荡堤岸领略生命的真谛，像是身在洞窟坐禅，面对日夜流淌的河水，修炼出一副超然的模样。只有这样的螃蟹，才可以用来做蟹蝶。

那时节螃蟹蒸熟后，远远能够闻到一股清香，但一靠近锅边，则闻到一股腥味。手剥，特别是掀开蟹盖后，更是腥味冲

鼻，待肚内热气稍退，则复又香甜诱人。不会吃的人，胡乱咀嚼一气，留下一堆杂物。会吃的人，节节拆卸，吃完蟹肉，可“复盘”做回完整的螃蟹。依我之见，这其实比较机械无趣，而做蟹蝶则是最有创意的事，最具有梦想的光辉。

你看到的蟹蝶，恰如蝴蝶，不仅有两根长长的触须，有浓密柔软的茸毛，还有两片薄薄的透明的如蝉翼一般灵活翻展的翅膀，栩栩如生，似乎真能振翅而飞。

事实上，你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，它确实能够飞入空中，像真正的蝴蝶那样。

我曾亲见蟹蝶翩翩，飞舞的姿态无比优雅。

那还是我小的时候，江南农村虽美却穷极。用一个“极”字并不过分，譬如说青黄不接，譬如说衣衫褴褛，再譬如说无事生非。前者说的饥与饿，在特定的时段发生，那一刻麦苗尚青而稻草编织的米囤空空；中者说的是破衣烂衫，不顶寒冷侵袭，温暖与光鲜更是一种奢侈的梦想；后者说的是人穷极后的精神状态，鸡飞狗跳，吵架斗殴，只为了芝麻大的屁事。田埂之上，河荡之畔，常听见骂声，如同山歌一样响起。

后浜有个土根，大我约五六岁，人显木讷，实善于思考。我六七岁时，他十二三岁，正是长身体蹿个子需要能量的当口，要吃肉要吃饱饭的本能十分强烈。可是他家里穷，上面好几个哥哥，都是能吃的嘴，轮不到他抢，因此一两个月也未必能如愿饱上一顿。而那肉呢，余在酱油汤中，白花花，几无精肉。哥哥们几筷子下去，他就只能喝酱油汤了，即便这样的享受，除了春节外，一年之中也难得有几次。因为缺乏营养，所以他就像矮脚黄鸡，迟迟不长羽毛。

有一天，在龙泾河边的柳树下，在丢掉手里的一块瓦片，把

河面打出一大片水花，并吓得一大群鸭子往远处飞奔后，他很严肃地对我说，同时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我没有东西吃，我就长不高，我如果长不高，我就不会有力气，我如果没有力气，我就挣不了工分，我如果挣不了工分，我就讨^①不了女人。”

我当时年纪小，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忧虑如此之深。我随口说，听场门前的老太太们说，只要家里水缸中养个螺蛳，说不定会变成一个你的家婆^②，会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跳出来帮你洗衣服做好吃的。

土根想讨一个家婆的忧虑，不只对我一个人说，他对很多人都说起过。在一般人眼里，像他这样身体还没有发育，已经有此思想准备的，不是属于出类拔萃，就是犯了毛病。但我知道，他没有犯病，他是受了刺激。

那个时候村里有个下伸店，算是供销社在村里设的一个销售点，里边卖油盐酱茶，也卖猪肉、海带之类的东西。下伸店来了个店员，是个年轻的女孩，与店里的老职工一样，那女孩也常常表现出城里人、镇上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。

一天，土根忽然手头有了一个小钱，便想起了糖的美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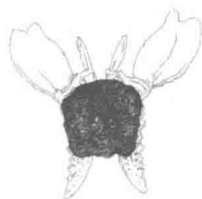
他向柜台上递上一分钱，指着玻璃瓶里的硬糖说，买一块糖吃。那女孩取过钱，瞄着钱匣随手丢了过去，同时取出糖，向柜台下的土根扔来。土根那一刻知道自己被人歧视，知道自己太矮小，但不知道其实不管矮小与否，其结果是一样的。土根很受伤。

第二年，土根上了农业中学，他向一位代课的女老师学到了一句英语，便洋洋得意地念给我听。我听了以后嘲笑他，你学得

① 讨：在吴江方言中为“娶”的意思。

② 家婆：在吴江方言中为“老婆”的意思。

再好，你还是讨不到家婆，除非你在自己家里的水缸养一大把螺蛳。我的那句话激发了他的怒气，他又一次受伤很重。他忽然表现出想狠揍我一顿的苗头。



我见势不好，拔腿就逃，边逃边说，那个女老师又烧红烧肉啦，馋死你哦！

土根私下里曾对我说，他上课时，常常闻到隔壁女老师煤球炉子上烧红烧肉的香味，那香味如一根鱼线拖着直往他的心里钻，那样让他口水滴答。他说，他将来一定讨个这样的家婆，天天给他烧红烧肉吃。

这是他的秘密，他没有对别人说起过。

从这后，他有好长时间不理我。我呢，心中也非常难受，觉得自己出卖了朋友的秘密，就像出卖了朋友一样，尽管那天并没有人听到我的话。

过了一阵子，我和土根的关系有了改善。他对我说，他妈把他养在水缸里的螺蛳全都剪了屁股炒了吃了。他妈说，养水缸里的不应是螺蛳，而是田螺，螺蛳养什么水缸里！土根的螺蛳家婆梦由此破灭。

为了不让土根灰心，我对他说，哎，我听说一种法子很灵光的，你想不想听？

土根听了，急急地说，有屁快放，有话快讲！

我说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，我好心没有好

报。我贴着他耳朵说，我听说，只要螃蟹变成蝴蝶，化成蟹蝶，它就能帮你办成功心里想的事情！这是真的，这法子很灵光的，不是好朋友，我还会不会告诉他。

土根是捉螃蟹的高手，不用很长时间，他就在一面墙上贴满了由蟹钳做成的蝴蝶。我去他家玩时，见一只又一只大小、整整齐齐的“蝴蝶”，静静地栖息在白墙之上，仿佛在等待着某种神秘的号召，呼唤着它们穿窗而出，飞入蓝天。

第二年春天来临时，那一排排蟹蝶因为扛不过冬天的严寒，大部分掉落了翅膀，香消玉殒，能够微笑着走进春天的蟹蝶寥寥无几。其中最大的一只蟹蝶，被土根以细竹片做了个罩，再覆上生产队里的薄膜，四周按了大头钉，总算躲过了严寒的侵袭，从而没有辜负他的良苦用心。

那几天，我几乎天天去土根家看那蟹蝶，静待它的变化。在传说中，经过一段时间静默等待的蟹蝶，会被赋予生命与灵性，并成为一个个幸运的使者。我不能骗他，我也要见证蟹蝶的翩翩起舞。但是，怎么看蟹蝶也没有看出变化，它还是贴伏在墙上，一动不动，丝毫没有理会我与土根。

我对土根说，这怕是假的，但我没有骗你，前场老阿婆确实是这么说的，要不，你就算了吧！



土根说，我不能放弃，放弃了我就什么也没有了，我得守住它。土根说到“守住”这个词时，嗓音颤抖居然有点变化。

“我每天这样看着它，守着它，虽然它没有一点变化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它已经活了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天天坚持，一定会得到我所要的。”土根继续对我说。

我扭过头来，认认真真地看了看土根，发现土根已不是我认



识的土根，他长高了，唇边隐隐也有胡须的迹象，特别是他的目光中透露出来的那种执着的精神，已经不是我能用一个“傻”字来定性的了。

我说，对的，我们守着一棵苗，它天天在长，但我们不知道，等到开了花，结了果，我们才发觉原来它长成了。你的螃蟹总有一天会变成蝴蝶的，一只美丽的蝴蝶。

我的话显然对土根是一种鼓舞。因为一年多以后，他中学毕业，尽管余下的蟹蝶都已凋零，但他还是守望呵护着那只最大的蟹蝶，用一股爱与不变的情怀，尽管他明显长高长大，也许他也懂得我所说的只是一个传说。然而，既然已在心田里播种了一个希望，那就守住这个希望。他并不希望它破灭。

这期间他的小哥哥因为家穷，讨不到老婆，被迫去外村做了上门女婿。临出门时，他妈对他爸说，一辈子做牛做马，也造不起多少房子，儿子还讨不到家婆，真是作孽。那时节农村娶媳妇的基本要求就是两间房。他妈拉着他小哥哥的手，哗啦啦地流眼泪，因为妈妈知道，小哥哥的丈母娘非常凶悍，未来，出身穷苦的小哥

哥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
入夜，亲友散去后，他妈妈来到土根房间，瞧着小哥哥空空的床铺，又默默地流泪。当她转到对面，瞧见墙上的蟹蝶时，眼泪一下喷涌而出，哗啦啦，如断线的珍珠般流淌。

妈妈太了解儿子了！

春天又一次来临。

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，这个春天与往常并没有区别，但对于已经做了半年多农民，已经习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土根来说，意义非同寻常。首先是村里的头名泥水匠终于答应收他为徒了，他不用干农活也能有出息了。其次是他终于表现出蓬勃发育的景象，个头长得很快。第三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，蟹蝶的生命迹象已经明显。日日夜夜来自他心田的期盼，将会有有一个美好的绽放。

他把我拉到他家，兴奋地指着蟹蝶朴素而且神秘地说，它快活了。

我凑近一看，真的，蟹钳的尖端正在变成棒槌一般的触角，翅膀的筋脉里仿佛正流淌着生命的血液，那些灰黄的茸毛已部分织成了灰黄灰蓝的斑纹，所有的线条都在柔化、归拢。可以看到，整个蟹蝶已在贯注生机活力，展示着蜕变前的隐性光彩。

我跳了起来，高呼一声，原来传说是真，的，呀！真的呀！

过了一个月，蟹蝶蜕变的时间到了。一只透明的蟹蝶从衰老的躯壳中缓缓伸出它的头，粘在头上的两根棒槌状的触角一齐弹起。接着是身子弓出，折叠着的羽翼小心谨慎地张开，从天窗里射下来的阳光将羽翼打造得五彩斑斓，像南白荡上驶来驶去的风帆。唯一让人感到滑稽和不够庄严的是，它的每一条腿伸展出来时，都缓慢轻弹了一下，类似于拳击手上台后的试拳。当然，动

作有点稚嫩。

待到它完成所有过程后，一群胡蜂、蜜蜂、蜻蜓、蝴蝶，甚至有几只蛾子，在一阵嗡嗡的音乐中，突然一起从窗外飞入，绕着蟹蝶齐声歌唱、翩翩起舞，并且与土根、与我，共同见证了蟹蝶的新生以及它的第一次飞舞。

轻灵，优雅，带着江南特有的清秀，蟹蝶以无比美丽的舞姿、五彩闪烁的光影，像星雨划空，像流萤曼妙，像一个精灵，呈现给你飞舞的文化与诗性。

蟹蝶在屋里飞舞一阵后，在群蜂、蜻蜓、蛾子的围绕下，伴随着一阵纯净的音乐，飞出了窗外，来到了天空下。

我和土根追出门外，追踪着它们舞动与和谐交汇的轨迹，仿佛明白了很多事理，却又说不出来。蓝天下阳光明媚，观看这一奇异的景象，又耳听着美妙的乐声，让我们俩如痴如醉。

蟹蝶，我不知道是在何时飞走的。

关于土根，我只能粗线条说说他的人生轨迹。原因是我后来一直在外求学，并且又上了大学，很少回家，而土根则随师傅吃百家饭，走村串户常不在家，我们俩不像从前那样可以交流思想、分享快乐与忧伤，生命之中的隔膜终于如江如湖如

